

慈禧外传

【承德之夏】

苗培时 著



I247.4

M728



慈禧外传

——承德之夏——

苗培时 著

作家出版社



XWTS 0022846

慈禧外传（承德之夏）

作者：苗培时

责任编辑：朱珩青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京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83千

印张：14

插页：2

版次：1989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193-8/I·192

定价：4.1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大江汹涌东流，
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黄河澎湃西来，
澄出百年粪土残渣。
泾渭分明，
鱼龙显象，
日月在天，
历史无情。
有多少仁人志士，
爱国英豪，
为伟大祖国立下不朽功勋，
人民永志不忘。
一小撮汉奸走狗，
败类蠢贼，
对中华民族犯下滔天罪恶，
群众刻骨铭心。

目 录

第 一 回	邀君恩侯臣斗宠妾..... 1
	巧运筹胞妹选王妃
第 二 回	哭笑无常假戏真演.....23
	故意寻衅战舰强权
第 三 回	卖国论一味和为上.....38
	汉奸心不外降敌人
第 四 回	先安内内乱心腹患.....52
	后攘外外祸皮肤忧
第 五 回	欲擒纵暂放私家仇.....67
	要兵权免收万两金
第 六 回	大沽口正义炮声响.....82
	英法鬼全军遭覆没
第 七 回	百年恨开门揖贼寇.....97
	千载羞拱手让京城
第 八 回	巴夏礼火烧圆明园..... 114
	冯婉贞操刀抗外寇

第 九 回	鬼蜮曝山庄斗法宝……………	126
	群魔舞离宫显神通	
第 十 回	烟波致爽何得爽气……………	140
	无暑清凉岂有凉风	
第十一回	断虹桥荣儿做暗鬼……………	155
	如意洲兰心动旧情	
第十二回	水月庵空留水月影……………	170
	白云观惟有白云飞	
第十三回	懿贵妃布下情网阵……………	187
	恭亲王勾画卖国图	
第十四回	风凄凄松涛伴月冷……………	203
	月惨惨荷香任寒摧	
第十五回	棒槌山山下冤魂闹……………	219
	银色湖湖内鱼鳖哭	
第十六回	说梦话梦里吐真情……………	234
	进谗言谗中含诡计	

第十七回	同林鸟后妃结成线……………	249
	一丘貉君臣同荒唐	
第十八回	骂皇上香妮不怕死……………	264
	伸大义梨花伴月开	
第十九回	斩恶鬼刀光断流泉……………	279
	写奇诗飞剑映翠竹	
第二十回	孽龙暴崩千古疑案……………	306
	恭王飞来鸡犬厮杀	
第二十一回	西风吹落叶满承德……………	335
	冷雨飘血染长城口	
第二十二回	苦肉计太后巧表演……………	359
	全赐福群奴庆弹冠	
第二十三回	宫闹暗斗尔诈我虞……………	387
	北京政变暴雨疾风	
第二十四回	天苍苍肃顺做噩梦……………	404
	地茫茫载淳何所生	
第二十五回	新军机早候圣旨到……………	420
	二王爷自投法网来	

第 一 回

邀君恩侯臣斗宠妾 巧运筹胞妹选王妃

话说，懿妃晋封懿贵妃不久，圆明园里又是一个春天。安德海跑得满头大汗，一口气跑到蓬岛瑶台，见着懿贵妃，气儿喘得连话都说不上来了。懿贵妃冲着安德海抿嘴一笑：“什么事儿值得安公公这样火烧火燎的啊？珠儿，快给安公公搬个座儿，倒杯热茶来！对啦，还有我刚才吃剩下的那一盘广西送来的鲜桂圆，也端来让安公公吃两个，提提气儿！”安德海连忙向懿贵妃下了一跪，制止宝珠说：“宝姑娘，千万千万……别拿贵妃用过的桂圆。贵妃御用的吃食，我怎敢……”懿贵妃说：“安公公，小安子，你这里不敢，那你就拿回去品味好了。”宝珠插了话说：“安公公，您吃贵妃剩下的东西还少么！别的人甭说吃了，看一眼，也没这福！这是什么时候就吃鲜桂圆！这是广西巡抚专送贵妃的。贵妃赏给您，这是几尺的面子？”安德海说：“宝珠，我心里明白。”懿贵妃说：“宝珠，既然让安公公拿回去品味了，那你就多给他带上一些，也给那李莲英小猴崽子几个尝尝。安

公公我还没告诉你，李莲英这小猴崽子很讨人喜欢哩。他前两天到我里来找宝珠给他做香荷腰包儿，他把你这师傅夸得真是天上少有地下无。他那两片小嘴把我心里都说热了。他说，他会梳头，我让他试了试，嗨，真是妙手生春！他说他可以一天梳一个头样儿。算啦，不说这些了，你刚才跑来为什么那样急，有什么天大的事？说吧。”

官匪难分同路人，封建王朝黑似墨。

安德海这会气儿已喘过来。侧着身子，坐在懿贵妃面前，抿了口茶，斜着眼睛看了看懿贵妃脸上的表情，张了张嘴，欲说又止。懿贵妃似笑未笑，又妩媚、又庄重地说：“安公公，你有什么话不敢说么，莫非广州……”安德海嘿嘿地笑着说：“贵妃，您听了，可别生气，就是广州出了大事啦。皇上在四宜书屋，召见了载垣、端华、肃顺、柏葰等几位军机和大臣，听他们奏报。最初皇上只是听，倒也心平气和，没有说什么，便下口谕，命令他们立即拟旨，升调黄宗汉为两广总督，暂先由巡抚柏贵署理。巡抚遗职，让江国霖干，再由穆克德纳襄理着……”懿贵妃不动声色地说：“广州到底出了啥大事啦？安公公，你也糊糊涂涂没有说清楚啊。换几个官儿，那就由皇上换吧。也不能芝麻大的事儿，皇上都得先和咱们娘们商量下呀。就你忠啦，那柏贵和穆克德纳两个奴才，前一年多，不就通过大理寺正卿王瑞云，给咱们娘们上过尽忠的密折吗？”安德海说：“贵妃，凡是上过这种尽忠折子的内外大臣，奴才都给他们记了帐了，哪能忘哩。奴才要说这些，刚才何用急几身大汗啊。”懿贵妃说：“那倒也是。那你就别再拐弯抹角，话要简便点，直出直入

说吧！”安德海说：“奴才怕贵妃伤神动火……”懿贵妃说：“你这小猴儿崽子就快点说吧！你总好在我面前弄玄虚。对啦，刚才我说的那个王瑞云，我正要找你查查他的履历。前几天宝珠出去到我家，阿娘给我带来个口信，说这个大理寺卿，当年在督察院做安徽道御史时，好象去过安庆，因他贩卖私货和人口，被阿爸的芜湖海关道逮住过……你暗里查查，看有这回事没有？查清了，告诉我。”安德海“噤”了一声说：“奴才知道了。”懿贵妃媚气地瞪了安德海一眼。宝珠看见安德海来时急得那样子，准知道有非常的事情牵扯到懿贵妃，不然，安德海不会那么风风火火的。她当然很了解懿贵妃的性儿，愈是碰见火烧眉毛的大事情，表面上愈是装得沉静。懿贵妃常和她说，胳膊折在袖口里，黄连含在口中，自己疼，自己苦，自己知道。宝珠也急着想知道广州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她一旁提醒安德海说：“安公公，你别再说旁的了，快点和贵妃说广州吧。”安德海缓了口气说：“这事可扯到贵妃身上了……”

贵妃脚下如云积，多少尽忠无耻徒。

懿贵妃看着安德海的行色，表面好似无动于衷，其实她心里早就捉摸开了。她料想一定事关重大，不然安德海哪会如此焦急。懿贵妃用鼻子轻轻地哼了声，慢吞吞地说：“安公公，什么鸡猫狗叫的事，扯到我身上了？”安德海故意奸笑了声说：“当然，就是塌了天，也奈何不了贵妃。不过，依着奴才，今晚皇上来这儿，贵妃侍膳时，思想还是有点准备的好。”懿贵妃笑笑说：“那当然啦。须知蚁穴可以溃堤，山雨欲来风满楼嘛。”安德海说：“广州来的八百里飞

牒军报，说香港的英国人勾结法国人，组成英法联军，把广州侵占了……”懿贵妃心里一动，忙问：“你说什么？”安德海说：“贵妃，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连两广总督叶名琛，也被英法联军捉去了。”懿贵妃沉思一刻说：“看来，这事情确实出乎异常，非同小可。可……可和我有哪门子的牵连呢？”安德海说：“贵妃，您就忘了您给叶名琛那道秘谕了？”懿贵妃脸一红说：“秘谕又怎咧？我又没有代皇上下旨，叫他投降英法夷人啊。”安德海说：“贵妃，广州的乱子，捅了这么大，谁不怕杀头担罪，大家可不都为自己找撤下台，推得越干净越好吗？军机们向皇上奏报，皇上听了，愁得两条眉毛都拧到一起去了，唉声叹气，倒也没有说什么。后来，军机们都退走了，皇上让肃顺单独留下，就和肃顺密商这事了。肃大人叩请皇上，把奴才也支使开，说奴才站在旁边说话不便。”懿贵妃急促地问：“那你就离开了？”安德海说：“皇上让奴才离开，奴才敢抗玉言吗？”安德海说到此处，嘿嘿一笑说：“贵妃，奴才能那样傻瓜吗？”懿贵妃微笑点头。“奴才装成无事人样子，走了出去，转了个弯，就从四宜书屋后门，进了暖阁里面，仅隔着一块木板，肃顺说的话，奴才凭这两只追风耳，一个字也跑不了啊。”懿贵妃夸奖安德海说：“是啊！你要不是这么机灵，能当大总管吗？”安德海满面堆起奸笑接着懿贵妃的话茬儿说：“那奴才也不配给贵妃效死啦。贵妃也不会赏我鲜桂元了。”宝珠说：“安公公，等有空再扯淡话吧。肃顺在皇上那里怎么说的？”

安德海环视了一下四周，向宝珠挤了挤眼，突然把声音

放到最低说：“……皇上在四宜书屋发的脾气可大啦。大吵着说懿贵妃……”

谁说墙中没有耳，苍蝇蚊子满天飞。

宝珠听了咸丰大发脾气，并牵扯上了懿贵妃，没容懿贵妃说话，便迫不及待地问：“安公公，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安德海看了看懿贵妃沉思的脸色说：“那我就说了吧。贵妃，有些对贵妃犯禁的语言，贵妃就如同耳旁风，别往心里去，听听算了。”

安德海把肃顺在咸丰面前密谈的话，一字不漏地从头到尾学说了一遍。懿贵妃愈听，脸子耷拉得愈长，咬着牙，闭着嘴，不断地用拳头捶着胸脯，心说：“好啊，好啊，好你个肃顺！你连我都想吞掉啊！”

安德海见懿贵妃气得捶胸顿足，眼珠子瞪得很大，他赶忙又安慰懿贵妃说：“贵妃，肃顺这点儿猫尿，想在皇上面前踩您，您生这么大的气，值得吗？肃顺说您背着皇上给叶名琛下手谕说，对付英法夷人主要是和不是抗，就是在条约上吃点亏，这还不是保大清朝么！长毛到处造反，剿长毛还剿不过来，再惹起外祸，大清朝的天下还能刹得住呀！”懿贵妃点点头说：“是啊，我怕广州再出乱子，才代皇上写了那个密旨。让他肃顺跳吧，看他能跳出如来佛的手么！古人说，先安内而后攘外。这个道理，皇上是明白的。”安德海说：“贵妃，奴才要回皇上那里去了。今晚皇上到您这里来，皇上满肚的火，奴才从来还没有听皇上说过，‘非质问贵妃不行’的话。皇上还对肃顺说，以后不准许您这样做了，祖宗有家法，国家有国法，一个妃嫔这样闹下去怎行！贵

妃，今晚您见了皇上，说话可要谨慎点了。”

懿贵妃用鼻子哼了一声说：“皇上我会对付。小安子，我倒要问问你，皇上这些日子都住哪儿，你都记下了么？我听宝珠由皇后那里传来的消息，说肃顺借着皇后的名义，为了隔支我，和内务府大臣文丰一齐捣鬼，从江南一带又给皇上弄来两个玩艺儿。这两个都是金陵秦淮河有名的歌女，一个叫青云，一个叫瑞雪。有这事么？”安德海说：“有，有。”懿贵妃紧叮问：“都在园子里么？”安德海说：“是。”懿贵妃把脸一沉说：“安公公，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这个大总管，管得好啊！”安德海陪着笑脸说：“贵妃，您别生气。他们这样做，对您有什么不好！”懿贵妃说：“原来肃顺也是借着这个邀宠啊。皇上呢？‘四春’不新鲜了，现在又弄来什么云啦雪啦。看我对付他……”

懿贵妃用眼睛扫了一下宝珠说：“珠儿，闹不好，皇上就快对咱娘们不喜欢了。你听见了吧，现在园子里不光有四个春天，又添了云彩，白雪了。哼！谁想要使我不舒心，到时候，我就不会让他好死！”宝珠说：“贵妃，这些事情呀，有时候又牵扯到皇后，您何必呢，只要安公公做好手脚，让她们都不生养，再多上几个，这是大清朝的规矩，您管得住吗？您不是也常说，为了使皇上高兴，您还打算给皇上从两广选几个吗？”懿贵妃一笑说：“我那不过是说说，谁又真做了？小安子你回去吧。你对皇上说，懿贵妃这些天大病了一场，皇太子前几天也着凉了，传了两回太医，稍好了点儿，看看皇上的颜色。如果皇上实在不高兴，你就替我挡驾吧。看来肃顺不会把脸儿向着咱们娘们，走着瞧吧。”

安德海又说了几句闲话，再三嘱咐懿贵妃，今晚见着皇上，可千万别耍性儿。要看咸丰的心意，顺着他点儿。安德海又借机把宝珠召唤到屋外，悄悄地说：“宝姑娘，其实要让我说，贵妃生了皇太子，和皇上稍远点更好。你劝贵妃，度量大点儿，别为这点小事生气。哪个皇上不是这样！咱们大清朝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干什么去了？因为这事，不是连乌喇纳拉氏皇后都废了么！”宝珠说：“安公公，贵妃的事，您就放心吧。谁都知道咱们两人是贵妃的两颗心，皇上那边，您可要为贵妃多卖些劲儿啊！”安德海说：“宝姑娘，这无须你嘱咐。”宝珠长叹了一口气说：“安公公，说句良心话，对于贵妃做的许多事情，我也不是件件满意。处在高墙内，何时任翱翔！……”宝珠说到这里，自觉内心外露，就收住，不再讲下去了。

安德海回到四宜书屋，看到咸丰手里拿着广东飞递的一个奏折，正看得入神，脸上还带着愠色。他装着好象根本就不知道刚才肃顺对咸丰说的话，悄悄地走近咸丰身边，拿起茶壶，想给咸丰斟杯茶。咸丰抬起头说：“小安子，你到哪里去了？”安德海笑笑说：“皇上和肃大人密谈，不是不让奴才听么，奴才出去转了一趟。怕皇上呼唤，就赶忙又回来了。肃大人走了？”咸丰把奏折放下，深长地看着安德海说：“你就真没有听！那谁在暖阁里？不是你？是哪个猫儿耗子！”安德海忙不迭地说：“咳，咳，皇上真是英明超圣，参透天机。奴才万死。”

封建定下黑制度，哪代王朝不荒淫。

咸丰哼了一声，瞪了安德海一眼，他对于安德海偷听他

和肃顺的密谈，表面上假装正经，其实心里认为根本就无须乎背着安德海。咸丰沉着脸说：“你这小猴儿崽子，躲在暖阁里都听清了吗？”安德海似笑不笑地说：“嘿，嘿，听见了一些，听见了一些。”“我那些气话，你也都听见了？”安德海赶忙搪塞说：“哼，哼……听了两句……”咸丰说：“小安子，什么事情我能瞒得了你；我也不需要瞒着你么。不过，你以后也要多个心眼，凡是遇见有王公大臣向我奏报军国大事，你就自动躲开；躲开了他们看不见你了，你躲到哪里去听不行！眼不见，心不烦，他们看不见你了，省得叫他们背后议论咱们爷们。象刚才肃顺叩请我让你回避，这是朝廷体制所关，我怎能不让你小猴崽儿滚呢？”安德海说：

“皇上，这么说，奴才全明白了。”

李莲英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将要缩回去，安德海侧脸看见了他，喊住他说：“你有事吗？鬼头鬼脑的，进来！”李莲英低着头，垂着手进了屋。安德海向他说：“莲英，你不在咱家，到这来，有什么事？”李莲英跪下给咸丰叩过头，有条不紊地说：“奴才李莲英奏明皇上，刚才贵妃娘娘，打发宝珠来找我师父安大总管，说请安大总管，立时奏报皇上：贵妃娘娘不知因为什么事，一时头昏眼花，摔了一个跟斗……”咸丰听了拦头问：“摔着了吗？”李莲英说：“多亏贵妃娘娘命大，神鬼暗中保佑，没摔着，只把脚崴了一下。”咸丰缓了口气说：“这就万幸了。还有别的话吗？”李莲英看了安德海一眼。安德海说：“你看我干么？有什么事，你只管奏明皇上嘛！皇上又没有怪罪你。”李莲英哑了哑嘴说：“皇上，是这么回事，奴才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安德海说：“你就说吧，别绕圈子了。”李莲英说：“人家这事只告诉师父，没说奏明皇上啊。”安德海听了，脸一红，连忙解释说：“天大的事，都得奏明皇上知道。咱们当奴才的，都得记着这条规矩。”李莲英说：“师父，我永远记住了。”安德海说：“莲英，你说的，是虚明镜琳皇贵太妃那里的事吧？”李莲英点点头。安德海转脸向着咸丰说：“皇上，这事奴才知道，说来话长。我正想向皇上详细奏明哩。今天贵妃捧着啦，皇上……”安德海微笑地看着咸丰，等候咸丰开口。

尔诈我虞都是骗，主子奴才装鬼神。

咸丰咳了一声说：“小安子，贵妃摔着了，我今晚当然要去看看。刚才我当着肃顺的面，发了顿脾气，贬斥了贵妃几句，你也传给了贵妃吗？”安德海说：“皇上，奴才怎敢把皇上的原话，全盘传给贵妃！奴才只是说了句皇上对那道密旨，不太满意。贵妃听了说，那道密旨，虽说是贵妃代皇上拟办的，可贵妃觉得这个罪还得她承担。贵妃登时就向着四宜书屋，连着磕了几个头，向皇上请罪。”咸丰听了，有些局促不安地说：“贵妃何须如此！唉，贵妃真是个明白大理的人呀！自己受委屈，为我担罪藏拙，真是知我者，贵妃也。小安子，我在肃顺面前，对贵妃发了几句脾气，其实也是杀鸡给猴看，糊弄一下肃顺，省得肃顺再在外边去发牢骚。小安子，你说说，我能真肯对贵妃那样吗？这回贵妃要是真误会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就唯你这小猴崽子是问。”

安德海看李莲英还站在那里，他便对李莲英说：“莲英，你

立即跑步到蓬岛瑶台向贵妃传旨，说皇上即刻起驾去看望贵妃和皇太子！今夜在那里传膳，皇上也就不去旁处了。”李莲英刚要转身，安德海又把他叫住吩咐说：“皇上还有旨，你到蓬岛瑶台传罢旨后，你再到涵清馆，说皇上请皇后到蓬岛瑶台赴宴！”咸丰忙问安德海：“这是怎么回事？”安德海说：“皇上，您就听奴才安排吧！天大的喜事，到时候保险皇上高兴！”然后又向李莲英叮嘱说：“莲英，你从涵清馆再到虚明镜，恭请琳皇贵太妃也驾临蓬岛瑶台，请太妃把人都带去。明白吗？”

咸丰听了安德海这一连串的安排，心说，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名堂，又是在贵妃的身子不舒服的时候。我本想去那里安慰一下贵妃的。太妃皇后都请了去，当着她们的面，我可怎向贵妃说好听的话呢！咸丰有意制止安德海这样做，可安德海立马催促李莲英去了。他转脸向咸丰说：“皇上，箫歌彩凤从天降，圆明园内喜气添，福海解冻阳气转，天家又结福寿缘。”

咸丰一听安德海信口吟出这几句歪诗，倒真象似进了五里云雾，急促地追问：“小安子，你和贵妃又给我搞来什么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哩！”安德海反而一本正经地说：“皇上，这里边没有您一点儿瓜葛。起驾吧！”

懿贵妃那里，何需李莲英传旨，蓬岛瑶台早已灯火辉煌，三门大开，准备迎接咸丰圣驾到来了。突出的是，在正门上高高悬挂八盏大红喜字的金色宫灯。所有的甬道、走廊，都摆满了嫩黄色的迎春花，粉红色的干枝梅，翠绿色的仙人掌，紫赭色的一棒莲，五颜六色，清香四溢。太监们出